

## 白蛇宝卷故事梗概

|       |   |
|-------|---|
| メタデータ | 言語: jpn<br>出版者:<br>公開日: 2017-10-03<br>キーワード (Ja):<br>キーワード (En):<br>作成者:<br>メールアドレス:<br>所属: |
| URL   | <a href="http://hdl.handle.net/2297/28201">http://hdl.handle.net/2297/28201</a>             |

## 白蛇宝卷故事梗概

四川峨眉山上有条白蛇，经一千七百年修炼成精，取名白素贞，为报当年救命之恩，来到杭州，先收服青蛇精小青，结为主仆。

白素贞在西湖找到恩人的后世许宣，小青施法下雨，乘机与许宣同船，并向许借伞。次日许宣来取伞。小青做媒，当夜成亲。白作法盗用钱塘县衙库银，给许使用。被钱塘知县查出，许宣获罪，被发配苏州。

许宣在苏州投靠开药行的吴兆芳，白、青随即跟来，吴为他们成亲。白素贞由出钱让许宣自己开设药铺。夫妻恩爱生活。

端午节，许宣误敬妻子雄黄酒，致使白素贞现原形，吓死许宣。白素贞不顾生命危险，带着身孕，赴南极宫盗仙草，险遭鹤童毒手，被南极仙翁救起。盗回仙草后，救活许宣。还伪造假蛇是许宣释疑，又回复平静生活。

镇江金山寺和尚法海以化缘为名，将许宣骗上金山寺，不放他回家。白素贞和小青上山索要丈夫。哀求不成，与法海斗法，水满金山。终未成功，只得离开金山，逃往杭州。法海因许宣“孽缘未满”，将他送到杭州西湖，在断桥与白素贞相见。许宣得到白素贞原谅，二人重归于好，又在杭州过起安定日子。白素贞和许宣的姐姐同日怀孕，约定亲上加亲。白素贞生下儿子梦蛟，许氏生下女儿碧莲。

法海再次来到许宣家，用钵盂当场将白素贞罩住，不顾许宣姐弟的恳求和咒骂，把白素贞镇压在雷峰塔下。

许宣看破红尘，独自往昭庆寺出家。后转至镇江金山寺。

梦蛟由许氏抚养长大，聪明伶俐。但遭同学嘲笑是妖怪所生，回来逼问许氏，许氏被逼不过，只得说出梦蛟身世。梦蛟到雷峰塔前哭拜。

小青逃走後，练功七年，再找法海报仇，但不敌法海，幸得观音解救，继续修炼。

梦蛟思母成病，也得观音解救。

梦蛟到十六岁，赴京赶考。途经镇江，与父亲许宣相会。

梦蛟得中状元。奉旨祭拜母亲；父亲许宣受赏赐；姑母许氏受封诰命夫人。

梦蛟回杭州祭塔，法海奉佛旨放出白素贞，与子见面。自己皈依佛教，随法海而去。

梦蛟与碧莲成亲，并升任河南巡抚，生四子，许家世代高官。

## 校勘记

白蛇传是近代中国江南非常流行的故事，当地戏剧、曲艺都有演绎，宝卷选取这一题材，是很自然的事。

本书为石印本，封面题“白蛇宝卷雷峰塔”，扉页为“雷峰塔原本 白蛇宝卷 袁蔚山题”。版权页署民国四年春出版，上海文益书局总发行，没有序跋，显然只是当时坊间普遍流行的一种翻印本。开头有绣像画四幅，第一幅为许宣和其姐许氏、姐夫李君甫，第二幅为白氏（白素贞）、小青，第三幅为南极仙翁、法海禅师，第四幅为许梦蛟、顾公子、陈小姐，奇怪的是后两人书中未见，不知何因。全一册，分上下集，共二十七叶，约 2.85 万字。

书中男主角的名字跟流传故事不同，通常流传为“许仙”，但宝卷为“许宣”。苏州话“宣”“仙”同音。

在内容方面，跟同时期弹词《白蛇传》相比，基本情节相同，但宗教色彩较浓，而世俗人情色彩较淡。在民间普遍流传的白蛇传故事里，白娘子的反抗意识要强一些，小青的反抗意识更强。人们普遍同情白娘子，痛恨冷酷无情的法海拆散美满家庭。甚至有传说法海受到舆论谴责，不得不躲到螃蟹里去。但在宝卷里，白娘子的反抗意识很弱，书中一再说明法海是执行如来佛的旨意，白素贞在压到雷峰塔下后，立即表示悔过，诚心皈依佛门，并无怨言。许宣也无怨言，自愿出家为僧，并且投到法海的金山寺中，一心向佛。小青虽然反抗意识略强，但也以失败和屈从告终。只有作为俗家代表的许氏，敢于大胆痛骂法海，法海也居然能够容忍。

宝卷有众多韵文，跟一般的宝卷一样。文句的文学性较差。

本书印得比较清楚，但有一些错字。多数错字是音同、音近或形似而误写，就是通常说的“写白字”。

音同的字，有的是按普通话和方言都同音，如将“惊”写成“京”。更多的是普通话不同音的字。从这些字中，可以看出某些方言面貌。书中没有明确的方言信息，但从这些“白字”看，绝大多数在上海、苏州话中都同音。如把“这”写成“只”、“刑”写成“幸”、“自”写成“是”，正是上海、苏州这一带的人能读懂这些“白字”。

也有个别“白字”，在普通话和吴语都不同音，如将“绝”写成“及”。当代上海年轻人有可能同音，但在一百年前，这二字是肯定不同音的。我们不能解释什么原因。也许是作者或抄写者过于随便，发音不太相同的也信手写来。此外，形似而误的字比别的书稍多。如“祝”写成“视”、“遂”写成“逐”。

令人注意的是，还有几个白字，按苏州话不同音，按别的官话才同音。如“戴”写成“代”“作对”写成“做对”。更有一例：“宁”写成“伶”，n l 声母相混，是江淮官话的特点。这可以有两种可能，一是作者不是吴语地区的人；二是此书成书时可能受其他作品的影响，甚至脱胎于其他作品，所以残留了其他作品的非吴语痕迹。

故事的后部，直接的对话较多，口语性较强，方言特有的词语更多。如“给”说“不（拨）”；表“在这里”的常用词“来里”；口语中表承接上文的发语词“难末”等，都比较清楚地表明，作者的方言在上海、苏州一带。

凡是错字，都在括号里写出正确的字，包括音同、音近、形似的错误。按今天汉字规范的要求，本书有一些字的字体不规范，但差别不大，如“叫”写作“𠵽”。这些字读者一般都能辨识，为免烦琐，不一一注明。只对少数差别较大，不易辨识的异体字给予注明，如“悞(误)”。

错字如按普通话跟正字读音同的，如“帝(諦)”，不加注释；方言音同的，另加脚注。如上例“这、只”等。

方言词语也加脚注。

校勘者增加的文字，一律用现代规范简体字。

原文有句读圈点，录入本的标点基本按原圈点，只是改为现代标点符号。

汪 平

2010年9月10日